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

十二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

書簡中

寄與下

與徐

書四首

元符元年

書簡中

書簡中

書簡中

書簡中

師川外生奉議厚書萬音千萬番官守厭管庫之煩得官觀之往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即再相家婦即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令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其義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容朝之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生擇交不棄出極所望其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髮髯孫幸老也潘邠老居夏莫不貧否胡少汲其有志欲莫古人不如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增懷千方珍重

又崇寧元年

書簡中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類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嗜膚而從瑩中游真曠世之奇事也蒙詢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已別有命須近詩漫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

某拜手辱書審法夏以來同呂新婦侍奉八姊郡君万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懷想承瑩中便向吳中失此淵對何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船至江口以嗣文同行遂為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為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告示作初任通判人墜一季名次指射優便差遣三兩日間亦漫投一狀也將家到荆南謀居居定或從容玉泉鬼谷之間以須關耳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神往形留千方珍重十三日某頓首

見邸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尚待關否駒父才器不凡但未周於世事九娘其競爽諸兒皆渾厚有外家風氣其中必有可望者庭堅雖負然將家向荆州亦粗為餬口之計不至狼狽也砥柱銘

寫去盛身異於常年煩倦都無筆意小詩時有之未去故郡尚苦人事
未能手抄它日因書可時寄亦少思不工耳

與洪駒父書六首

駒父知錄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為慰所寄文字更覺超邁當是讀
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才器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
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如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
深蒂固然後枝葉茂尔士官如農夫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耨之歲
事之成則有命焉每見邠老亦為之道此不審以為何如至親中失公
擇幸老曾中至今憤憤不可思念餘惟自愛耳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弥日不謂便能入律如
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樨人而思
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
終不伐此必有長處真怨真言是為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
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鈞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書取
以立家為事榮及手足為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黃人不
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為問

駒父知錄外甥文欲作書人事匆匆因循至今所寄詩每開卷嘆息弥
日若齋心服形之功亦至於此老舅以為白首之託也如甥才秀如此
不患當路諸人不知但勤官業懷璧自愛耳邠老才性極明敏相與琢
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董梧之鉏痛治之耳學功夫已多讀書貫穿白
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議論文字更取蘇明允
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彫琢作得寄來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并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
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法句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
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君之一稊米耳此真實
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牛羊
會計古人以養其祿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信
也

鄧翁師節翁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
南昌必數得安問所須筆墨二種又龜蒙麝煤二丸有新作更寄來都
下有所須因來示諭切希勤吏事以其餘從事於文史常須讀經書味

古人經世之意寧心養氣累九鼎以自重乃所望於甥者一日克已天下歸仁焉無患人不知也潘邠老聰明強敏相從以講學為事六佳耳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見所作玉父倦殼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嘗作六七篇真見之否或未有當漫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臯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嘗相見否為致意寄蜀紙茶托多謝何須為尔烏田馬牙各一百漫寄書大字懸手書勿令歌斜失威儀乃佳耳

與王瀘州書

某再拜劉公敏家薦引遂有成命蓋公樂得人材不廢芻蕘之賤矣欽歎欽歎公敏士大夫家子弟尊姐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篤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語不妄李侁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宇城壁頗有功其意亦願出門下也若得在部曲尤見其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循理又不矯激昭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與文聞於左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於世事其為吏長於督察吏史效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

與歐陽元老書

家書喜比來起居不疾調護開射無量寄示東坡額外文字今日方暇徧讀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抄一通承肩輿與黃冠師衝冒山行又蔬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懽喜大既世俗之事於道術中擇可喜者行之譬嘉穀敵棘君聞滄浪之水則貌之見汗泥臭濁能生蓬華則眼明蓋其無明習氣使之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汗但可哀爾高明之士要須以聲為律而身為度也所論仲良刻石敢不敬承如仲良於不肖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未能即成餘具季康書中

與王子飛書七首

某頓首久欲作書病與懶相遭頽然輒復過日竟厚惠教先之以罪廢無堪而奉之以礼意自視枵然無所可用名在不赦之籍豈當得此恭惟足下好賢樂善之無已存心吉慶出於家風故尔即日霜寒不番

何如伏想侍奉方福某塊然蓬車之下已忘死生至於榮辱實無所擇
至於樂聞士大夫之好學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將者則惕然動其
心此則餘習未除耳何時得款語盡道德之致臨書向往于千萬強學力
行為親自重謹勒手狀

某頓首聞居杜門不欲煩公家借書吏不能作牋以報公銜之賜惟君
子盡人之情去繁文而見其質也承尊使君授再命伏惟歡慶侍旁未
有王事想昆仲相從講學自有光輝之益小兒輩過辱推獎蓋樵鈍似
厖厚不解事似有福耳亦漫令讀書或冀少識字可從仕耳鄙書無法
不足傳後世俗浪謂之能亦自不可解誠有意書字當遠法王氏父子
近法顏揚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為俗書如蘇才翁
兄弟王荆公是也雖然要須先深其本耳辱書甚有意於不肖遂發狂
言回顧惟以報然

某頓首啓舍弟還家伏奉賜教長牋禮數過當非所敢承別紙因意勤
重顧言行朽穢何以當雅與之言耶即日暑氣蘊煩不審何如伏惟侍
奉方福所苦既平得調護之力相氣體飲食乃壯於未病時也然更須
以弗畏入畏為念蓋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及其壯
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
事也尚阻會面臨風懷想千方為親自重謹勒手狀

示諭作牋以為不可廢之禮其義蓋不然也古無此禮世李宗諤始以
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元之揚大年其道德至今愛敬凜然有大臣
風節者蓋不用此禮也竊竄病世俗好為苛禮細謹故在高位而不可
望以相知察者未與書雖曩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
復修世俗之禮也竊意如子飛風度智術者可共此不疑也

某再拜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未審何如伏惟
侍奉不憚言調護治行之策何如漕臺有來音未尊公去瀘雖田野小民
亦耿然在公家以理自遣固已無纖芥矣唯行李須令出於萬全耳瞿
唐艷頰非可玩之水也文字遂託密上座將行不審可意否士大夫聰
明文學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乃人乃一耳樂公父子
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往所謂輕塵足岳墜露增流者孔子曰重
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言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

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願加意焉續更奉狀

某再拜辱書勤懇審秋來侍奉方福餘蓋不足言所為夙夜甯勉子職以悅親者惟強學所未知力行所未至耳其餘隨緣厚薄可也顏子親在堂而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以道義事其親故也度吉宣事速行到瀘亦九月初矣治裝尚從容永劑亦安穩矣尚可數書因便風作記極草草千萬珍重

某頓首承尊公仕宦連蹇歲寒之節挺然所望乃如此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於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万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万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胷中不浩浩耳密師溫克若得共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惜乎不識範公也承為小兒鑄私記感愧感愧兒輩率易慙煩方治行事多乃亦及此耶草草暑中倦筆墨漫寫去不審可意否

與太虛公書

某頓首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魍魎耳目昏塞舊學廢忘直是黔中一老農耳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身於家漠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方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臥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倪一世耶先達有言老耄自憐心尚存者若庭堅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因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東瀛園之餘尚須呻吟以慰衰疾謹勒手狀

與王雱書二首

某頓首辱書勤勤懇懇多病懶書恐不足副所以來故久不能作答往得暫見眉宇熟觀所惠書詞意甚厚蓋足下天資高明又居賢父兄珠玉之淵宜其清潤元輝不資於人而自燦矣而求學問道之意常若不足古之學大成者蓋如此顧不肖無以培益左右萬一耳即日盛暑伏惟侍奉方福未緣會集頗思從容談笑唯強學自重

某再拜承七月七日問喜承秋來侍奉方福仕宦之奇耦倚伏之數公家父子既盡之矣亦無可言者惟有顛沛不忘問學耳所惠書累憶勤

艱老懶不能盡其惟君子能盡人之情不以重戕疊記為恩厚也所寄
紙偶以書數種鄙語且寄上符讀書城南它日更作兩幅小指字往矣
數舍無緣會面千方強學自愛

與韓純翁宣義我書二首

某頓首奉別久未嘗不懷仰存捐漂沒因循度日故不能作書耳勿辱
手誨勤懇感刻感刻承作邑游刃有餘伏推起居乃福子全乃有佳士
沓拖不可耐觀其詩句知其言行必超逸絕塵衰老不進殊覺後生逼
人恨未識耳兵羽房諸子有可望者乎郡守瑩中及師川皆天下士也
朝夕聞所未聞何慰如之會面未有期千方珍重謹勒手狀

某頓首辱牋記禮意其勤適以私忌飯僧又不欲久留來使故率尔奉手
記唯君子盡人之情能察之耳蜀中諸舍姪多相識亦嘗得書葉中比
來乃書疏問亦以道遠且不便耶如子蒼之詩今不易得要是讀書數
千卷以忠義孝友為根本更取六經之義味灌漑之耳

與百公卷書宜州

某頓首謝晚來辱書勤懇感刻感刻比日殘暑伏惟起居佳福衡陽侍
庭日收寧問示江樾書事二解清麗雅正嘆詠不能去口欲便和去以
久不作詩蓋并泥不食矣老稚荷調護之久諸子無雜賓客一意從學
皆公卷之賜今城北相去差遠老懷頗以為念也二百星知已送相處
如所戒未敢遽以書謝丞相因家問先及懇懇幸甚已令分百星來耳
恐前日滇上之傳不虛耳然列禦寇所謂營州之西猶營州也鍾乳何
時再成前所惠草伏四神初夏腹疾和中九四兩服之頗得益示諭南
方不宜服金石藥荷公卷情眷周盡公卷疽根在旁乃不可服庭堅服
之如晴雲在川谷間安得有霹靂火也如何嶺南秋暑殊未解此書到
零陵已搖落矣千方為器業珍重

與宋子茂書

某頓首比因還部兵奉書當以徹几下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子飛
子均子子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其佳人留中夕不用
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亦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不肖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孰患之乃是卧簾達旦夜
中不加寢衣耳既而徹簾敷席小忍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

日病故具之鮮君閱中修謹讀書知意味者也以故人善到此見其宗人其宗潤屋也治揚朱之術故一毛不可以此困於逆旅論三四平日與游者乃能上道意望瀟灑之稍能薄濟之如何百冗草草

○與王子子書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并書策而游自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揚蓋揚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子而生橫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弃此最善喻顧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子以謂如何

與徐彥和書

某頓首前附隆慶人拜書當以徹几下自頃多病不能嗣音即日不審何如伏惟監理甚辦內外斬斬黠吏無所措手頗甄別官曹人物精簡定不使玉石俱焚也所寄詩文久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功奉想丹墨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浣刀筆之塵也未緣承承惟有懷相心

與胡秀才書次仲

庭堅頓首往辱先公游致不踈今觀吾子問學自將出入鄉黨有老成忠厚之氣開尉不可言也屢屈軒蓋迫留日淺不能一詣齋閣負負曷已所願詩錄上又以二小詩答賦愧不工耳少年恨太輕俊老人恨太重遲不鞭其後此張單之蔽也願加意以立門地

與秦少章書

庭堅頓首惠示與晁十書筆勢駸駸可喜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可觀嘗告之云如此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學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與王立之四帖

某頓首伏承手誨審霜寒侍奉方福為慰惠示詩文皆有為為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當有日新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

人有言我但惟求彼蓋以治國家我將推此以為養心之術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變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不審以為如何適為親老今且苦痰眩故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紙軸想痛察也其頓首上

其頓首每思足下有日新時邁之氣頗欲以文字相從所居既南北相望又公私匆匆初無暇日但馳情耳辱教審駢力勝健為慰承尊府往懷州幾時當歸也復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使詞氣益適便為不愧古人矣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字病不可不知也高麗紙得暇即寫多事草率其頓首上

其頓首辱教并惠示蠟梅感歎恨多病不能繼聲亦論題俟三二日間檢上策題不須作但取通典凡事自大者類取古今公華與今日所宜者作文一篇大略得三十篇即縱橫貫穿矣小詩若能令每篇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頃來詩人惟陳無已得此意每令人歎伏之蓋渠勤學不倦味古人語精深非有為不發於筆端耳其頓首上

其頓首比辱車馬甚惠欲往上謁因得款語尚以秋景未艾新病起畏衝冒耳承重教審侍奉安勝為慰二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能見此者甚歎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講學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昏晚眼滿奉啟草率其頓首上

與趙充伯帖

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書學要須以鍾王為師耳其頓首上



書簡下

酬答

答李幾仲書

京頓首幾仲司戶足下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司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為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志之文章傾困倒屣見卑而不吝秋門樓臺万事不到曾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悞而增高明也幸甚庭堅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昏嫁之責雖蚤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悞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竊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為之依歸旁有兄以為之欣助春秋未二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眾賢之間但為未及古人故為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欬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為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為然當繼此有進於左右秋熟雖未艾伏惟侍奉之慶龍風水比湖南更執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唯為親為己自重

答王補之書

某再拜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載兄弟游因熟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仕東西憂患潦倒每見師載猶能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曠棄絕明特万死投荒一身弔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忽蒙賜教禮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投之御魑魅苟活人之前始懼而不敢當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權重以李誠之所論譔可信不疑顧流人罪垢不可洗前雖強顏稱述但污辱先公耳惟閣下文武不疚治邊郡有聲是將震耀功伐自昭於青雲之上以篤前人之烈且當屬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貶損託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時挾文章有名譽居庭堅之右考甚

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况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云駭舊所記書昏忘略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捉筆臨帑茫然不知所云而辱謗託丁寧期於必得勉輒承命書其大略言語昧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前人之意遠授來使病于夏畦

荅郭英發書

某頓首發春即治僦舍悉謝遣公家人唯兩僕夫備使令事事躬親所以不能嗣音更兩日就舍亦畢工矣然自遠方來督書者凡七人又當作書累日甚覺勞敝也辱書承侍奉吉慶為慰雙井有可與同味者乎兒輩煩記憶大者讀書小者跟蹤幸無他耳舍弟未來聞正初到魚洞矣純上座婦嘉州將一月唐道人亦且行矣七佛偈誰所作猶問五子之歌誰所作也五觀佛語也為士大夫開此觀山谷語也東溪老盧山開先長老行瑛歷陽公王安上純父是時為和州宗叔繁宗少文南史有傳陸探微畫與顧凱之可並驅爭先少文茂深略同時也西臺禮部員外郎李建中名士也國初權西京御史臺故時號李西臺書蛛絲所謂蠨蛸在戶者椽屋屋塵臺塵合墨醫方謂之烏龍尾銀鉤萬毫晉征西長史索靖妙得崔張筆法自言吾書如銀鉤萬毫山芥紫椹計是佳蔬但恨為聚蚶之味所敗耳銅汁研少留意幸甚烏豆粥大烏豆一升隔宿洗淨用七升水浸明日入油一斤炭火煨至晚當糜爛可煮三升米米極熟下豆白糖一斤和勻入細生薑棊子四兩是謂粥矣纏頭事不能記人姓名未可得信三子名字訓作書忙又未能就某再拜

荅何靜翁書

某再拜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世毀譽未必自得之耳又多病之餘懶慢成性鮮自源歸時不能即奉荅亦以今世民之師帥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啟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因以上足下誠有意於茲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真自得之者耶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隨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然江出治山水力才能

沉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日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爲德也不肖去戎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槩已具正觀復書中矣無階從容望風懷仰千萬強學自重他日拭目觀足下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荅晁元忠書

某再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絕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頃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即以奉寄迺辱己未書及詩頃囊竭篋不祕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俎且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即報也邑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牆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間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喻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者繫與北門寒裳同爲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謂何如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重

荅洪駒父書三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爲慰新婦諸孫相履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似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米不但用文章昭映今古乃所望者熙紹不知法源自何來又不知所葬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是禪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心鈎深索隱日有新功比又爲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大槐安國中耶師川應舉否頗解作舉業乎益父蓬生廚中不得直比來翰墨亦可觀否老舅旣免喪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某白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
作書雖晉城亦未嘗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
勝諸穉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
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孰讀
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
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
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
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說之為我雪恥罵大文雖雄奇然
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籠其軌也甚恨不得相
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方一千方強孝自愛少飲酒為佳
所寄釋推一篇詞筆從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
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
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
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
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素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
執學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
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答李材書

某再拜蚤聞被選考試如公清慎好學上司采聽誠不謬矣以嫌不敢
奉謁方欲作啓問行李早晚遽辱賜教開諭勤懇感愧不肖曩時
以虛名屢當此責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為考試以至台榭密為主以禮
待士為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己意者或其人說長或
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既而用之士多以為然昨聞上司甚病士
人以行賄成俗極欲革此弊恐舉子道中投謁至於僧道術士皆當避
之耳公冰清玉潔更及此者交遊之情不能已耳尊夫人左右想侍奉
不闕或須樂餌告令人示諭某再拜

荅鮮自源書

某頓首春夏來多病故久不作書亦聞在夢邑會學粗有衣食之源故
可相忘耳辱書勤懇工夫并寄顏李書皆所欲得欽佩至意所欲齊享
記老懶倦作文如王平不復喜蘇姑校繪斗嗜書作二銘不足漫往句

靜翁寄詩及論史事皆佳作也恨未相識耳如此基址若得師友成就當於世間有大名也近又得榮州趙縝子智能文有曾臆非今鑑化人語作大義進士也亦聞其本是醫家子居鄉黨有行義亦恨其迫於衣食從人講授未能卒業耳蔡律張寬夫今年來作詩及文字皆進懶倦又多賓客奉書草草

荅何靜翁書

某頓首辱書勤懇審復道不踰禮義之防於黃卷中求見古人皆流俗之所趣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泊甚善甚善今人古人比肩可謂友能自得之者天下之士也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群書此劉向揚雄之學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龜蒙而小魯上日觀而眇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相期不復為亦知足下不望此於不肖也恨未識面苟知向學之方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珍重

荅黎晦叔書

某頓首承寄惠長韻詩去年三月中到涪陵乃得之詞意高妙氣極老成歎服無已惟所以待不肖於古人則極不敢當曹誼有王佐之才而不能盡其蘊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豈不肖之所敢望若不肖者猶未弃衣冠一老僧安能有益方分又自元祐中以病瘖不能苦思遂不作詩無以報來貺但珎藏耳文長院諸表甥為致問千萬適有親舊相過連日苦人事來有督書甚急作記極草草

荅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王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萬

荅棘人道尉三帖

某再拜雨餘便熱喜承起居輕安伏奉手誨委掃除之幣於不肖之庭自視缺然何敢當先王之禮至所以為幣又不敢當也聞古者相見之禮以束脩乘壺一犬言其足以將至意易致而不費也朝覲之禮天子受其摯而反其玉錡千乘之富亦不以其貨也唯足下之誠已達於不

肖其幣則反諸從者衰俗之中稍以古道自振亦吾儕之職也伏幸察
某頓首適者極道古人之義而足下終不察豈不肖之貪鄙汚陋素聞
於世耶物有可以取則管仲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有可以無取則王
陽不食西鄰過墻之棗物有可以與則孔子與原憲粟九百有可以無
與則斬於子華之母請粟故曰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無與與傷惠二
者俱失足下一舉而使彼己俱失之竊以為過矣易曰初筮告再三瀆
足下深思此義斷之可也

某頓首重辱手教不聽辭所將之幣似未見察也所諭行東脩者前書
盡之矣幸足下三復之昔者孔子食於季氏不祭而食食於少施氏而
飽曰少施氏食我以禮非以季氏之食不美於少施也足下諒之而已

婚書

李方進問親書

申以昏媾莫如弟兄潘楊蓋有自來草木則吾味也小子浚問以詩禮
頗云周旋顧茲丞肯曾莫仗助伏承賢弟幾小娘子能佩紛紜蚤從姆
師管窺一斑竊服閨門之美河潤九星尚增宗祀之光敢傾齋明敬納
嘉禮

許方進問親書

誤蒙裏言委貺嘉幣維茲息女近若而人伏承賢弟幾先輩武庫五兵名
駒千里方下蘋蘩之助宜伊顛顛之求屈元禮之高明及阿承之小醜著
姓多有顧衰宗之眇然懿親不忘維伯氏之故也眷逮如此終辭謂何

代回問親書

冠冕同朝素欽材術之美軒裳望族遠辱婚姻之求方屬文拘未谷質
謁行媒荐至不遺菲薄之微台姓見盟猥辱縑緗之厚惟茲弱女行且
初笄僅知保傅之嚴未諭蘋蘩之重伏承賢子某官箕裘志業詩書
世家早以門閥之賞延已列縉紳之仕籍愧茲攀附竊幸夤緣雖葛藟
施于條枚疑若非對而泉水入于淇奧義將有行無復異辭允膺嘉命

代求婚書

伏念窺管一斑早欽宗黨之美河潤九星竊願婚姻之求顧惟單平實
愧攀附男某早聞詩書逮及有家言采蘋蘩猶虛中饋伏承賢弟幾小
娘子令德成於保傅善聲發於幽閑屬將有行敢議合好雖泉水入於

淇奧不取下流而葛藟施于條枚終慙非對謹因媒氏恭聽嘉音

代許姻書

行媒若至合姓見求碩弱女之焉依非令人而何俟某人中庠序之成式從師友而學文蓋將起家已見立志巾櫛侍於慶閱逮及有行蘿蔓附於喬枝不為無託當承嘉諭寧復異辭

問婚書

恭以唐杜望族江湖世家往昔接諸父之游雅容非一日之雅惟風期之不淺是婚對之敢求伏承某人於二南之風敦四德之教先兄息其屬當世子之重顧虛宗婦之宮輒因行媒用薦嘉禮青蠅附於驥尾非吾偶之可譏女蘿施於松枝元衰宗之為幸期於得請冒貢至情

許蕭氏書

耕隴相依任塗借助方欽門弟之美遠辱婚姻之求弟幾女能及繼筭未閉蘋藻伏承弟幾齋即克家能聞禮興詩葛藟施于條枚尚疑非對泉水又於淇奧今別有行不獲固辭勉承嘉命

回楊氏定書

其啓名實缺然門地最爾維江湖橘柚之域遠京洛衣冠之遊碩嘗同僚辱貺重禮貌是孫女速茲繼筭第幾齋即簪笄自於懷綉芝蘭秀於庭戶卜相宗事當求大家猥得附葭莩之親恐未勝掃洒之職申以盟好不皇遷延勉輒拜嘉對越將命

回魏氏書

欽仰風流惟是婚姻之故講修世睦敢申嫵婉之求小子邈材不及中學未聞道猥叨命士方且異宮惟節春秋莫助蘋藻伏承賢弟二十九娘子教有端緒德成幽閑妾聽行媒之傳肯顧鄙宗之陋謹差穀旦恭候玉音

回定書

門單地薄實淺聲浮所通昏姻多出平素賢郎七先輩行義修於鄉黨才華秀於士林枝葉從仙李而來閥閱有英公之舊家弟之女未閑於教僅若而人宜徒蘋藻之求乃及菲葑之陋伏蒙委以書幣告之話言泉水流於淇門雖容比義女蘿施於松上實愧攀高不獲終辭醜然拜辱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四

表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錄表

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機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冊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 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弭寧方真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有如其實惟監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漫貶觀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舛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紛而成書為稽古錄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竊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天下之公器乘六龍以御天下之正權思齊之功啓佑聖學過物之濟燕及宗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為官非其人而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鑒新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兩宮七廟垂無疆之休微臣與不朽之業干冒 宸扆臣無任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臣覺言耳目之官紀綱所寄得人則百僚用憲舉枉則庶職不凝豈圖旁求猥及孱朽臣中謝伏念臣師心孤陋賦性朴愚言力三朝螻蟻之心未報親逢二聖犬馬之齒既衰智已竭而見事遲才已拙而於用少補卑衣之缺空慙折檻之忠拜青瑣之門未有迴天之力執銓衡無山濤之識侍帷幄無史魚之風忽被除書進承執法方虞官謗更益寵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淵默以行四時文明以首萬物有知人不蔽之福有念功無疆之休憐其後凋收置近列惟是言責實難人才黑白分明仰恃聖心之虛佇米益細碎敢塵天聽之崇高雖自益豆豈憂墮越司繩宮省之中清道輦轂之下領職甚要用才匪輕豈伊真煩遠切任使中謝伏念臣非窮理極深之學無經遠濟務之材諸生策名華髮在

服昔荷先朝之識拔今蒙二聖之眷求待罪諫垣初無功於補衮典司
選部曾莫效於澄源徒以天資重遲或許欺厚帝前講勸日近清光猥
錄微勤辱茲虛授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對越七廟緝熙日工至
公無私大明不蔽直道而行於民上有譽則試之官能察知孤臣無有
比德故因之使式付中司雖責重而憂深然主聖則臣直知人不易既
依日月之明聽言則難敢忘藥石之報一心自誓九隕為期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二首

臣莘言懷中奪宣城之綬以畀從官望外得亳社之符益慙小醜不勤
傳令既見吏民間父老殫於財力之餘宣朝廷惠于鰥寡之意天實咫尺
郡為股肱中謝伏念臣才資下中學術淺陋沉迷簿領久從州縣之
勞清問下民晚叨刑獄之寄在官曠守以殿投閑會開天堯植東人物
被先朝之識拔假卽位者成年自狀短長無裨分寸為國宣力尚辦一
城與民持平則有三尺輒傾肝膽昧冒高明伏遇 皇帝陛下二日萬
幾六通四關知人之福順于宗工卹民之深寄在牧守察其勤舊善於
撫綏致茲最爾之材獲奉欽哉之詔臣敢不身鮮期於不墮牧羊去其
敗群使蚊負山何錙銖之能力以塵足岳實臣子之至情

護田闕城初無尺寸之功乞郡治民已懼再三之瀆幸天從欲守國近
藩奉宣詔條慰拊鰥寡中謝伏念臣刻鵠之學纒能類鴛割雞之技不
任解牛頃將命江湖之行所云補米益而已遭逢先帝制作文昌迪知
九德之材祇承六典之任實以蹇淺誤蒙洗滌雖懷松柏後凋之心顧
有蒲柳先衰之質惟茲外補不俟終更夙遇 太皇太后御聖人之時
持天下之寶東百執事以配帝載重二十石以共民功謂臣早趨州縣
之勞既習為吏付以股肱之郡儻能牧人不以望輕遂茲器使臣敢不
疚心獄訟勸課農桑迄收塵露之勤少荅乾坤之造

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已於四月二十三日黔
州公參訖者聖恩寬大善貸曲成剝心隕元未足稱報中謝伏念臣早
茅下士詩禮小儒漸階清途則列文館誤蒙獎使孤奉國恩罪在至愚
刑茲無赦有司議獄期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全螻蟻之命雖投裔
土猶得為人此蓋 皇帝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心有堯湯不蔽之福旁

開用命之綱或漏吞舟之魚顧茲未死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責薄
感極涕零重念臣万里戴天一身吊影兄弟濱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
不敢每懷惟深自咎窮鄉多怪苦霧常陰木石為親柳或幾於生肘日
月在上葵不忘於傾心報德無階惟忠與孝臣無任

代李公擇遺表二首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惕桑榆之晚景忽慟窮塗輒輸將死之言儻
動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生長孤外遇逢聖明學淺而智卑才拙而用
少先皇帝擢收流落前被塵泥擢登清禁之班許以經遠之器二聖
臨御四門穆清無補消埃薦蒙纒策長地官術不足以富國丞御史
忠不足以回天少寬素食之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虎節出拊刀州雖
受命即行驅馳夙駕而短生無祿隕越路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
未瞑伏願 皇帝陛下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藝之光明靈承七
廟之謨烈蓋子道以法舜之孝師天常以躋堯之文國家膺無疆之休
微臣釋沒齒之憾

仕而服休雖效擊瓶之智沒而獻直猶希結草之忠未沫涸更之期少
陳迫切之願中謝伏念臣學則無友於國仕則無閱於朝智常病於遠
謀器適宜於近用遇蒙 先帝擢宣周行登備諫工言不足以成務出
將使指事不足以分憂天秩六官妙選群吏收成江湖之外進列文昌
之班迄終元豐之年又司宗伯之典天地立極日月並明不能退藏復
叨任使髮白於民部曾莫裕於邦財心盡於中臺亦何功於衮職重以
直書延閣勸講露陌請郡以避素餐籲天而從私欲會之蜀川之守遽
叨使節之行承命載驅猶憂靡及雖大馬自弛於鞭策而蒲柳聿至於
冰霜忍死路隅敢輸忠藎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昭事上帝而畏其變
清問下民而察其微以包荒為用材之方以柔遠為御戎之策師用古
訓而難壬人勤國家一日之幾貽宗社万年之慶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惟孝惟忠生則縻於榮祿立功立事沒猶戀於明朝伏念臣本以書生
起從戎旅孝經論語承習於家傳三略六韜講聞於軍幕略知事君之
義漸識用兵之機無路進身占名小校初從裨佐稍達聽聞大臣薦論
謂其了得邊事敕書戒諭許以臨敵制宜強虜在前矢石如雨群蠻全

入戈盾成林至於万死一生不敢瞻前顧後遂因將領委以郡符感極命輕功微祿過重念臣稟生河曲老在嶺南顧齒髮之凋零因土風之弊惡闔家瘴癘終歲呻呼老母終堂墨衰猶在少孫殞命薪火未寒臣之衰殘遂茲殞越將成異物猶仰清光伏願 皇帝陛下千年膺撫世之期百祿受宜民之慶永錫蒼生之福尚推枯骨之仁臣無任

奏狀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典實以為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助闕遺龜勉素餐已糜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勸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伸犬馬之情仰望乾坤之造伏望 聖慈除臣一江淮合入差遣問民疾苦得以効於吏功將毋旨甘或少裨於孝治臣無任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復宣義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并還所奪勳賜以江水汎漲不可下峽至十月又准告復臣奉議郎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以文客瘴地抱疾累歲年衰病侵加以去年弟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方得發戎州貶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至峽又准告復臣朝奉郎權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荆南又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吏部員外郎乘逆馬發來赴闕而臣到荆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今方少潰氣力虛劣重以累年脚氣拜起艱難全不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方國歸往湯滌瑕垢登用賢峻如臣材輕智短罪非之餘誤蒙哀怜洗滌驅策實深遭逢徼幸望雲就日之心而臣天賦孤寒百疾所攻冒昧寵光清議可畏輒傾螻蟻之誠上瀆天聽欲乞免前件恩命除臣江淮一合入差遣假之數年儻漸寧復尚堪龜勉自誓糜捐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察臣出於誠懇別無希望臣只在荆南取候朝旨謹錄奏聞謹奉

臣所之差遣如太平州無為軍一處實於移計為便自荆南至臣所居分寧縣不遠臣已一面前去展省墳墓即廻荆南聽候朝旨

再辭免恩命奏狀

右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已除吏部之

命臣即時治行有日上道會臣亡弟所遺三男因病連失二子臣亦不勝哀惱伏暑傷冷併作羸疾累自委頓不可支持已分賣于溝壑幸得醫藥稍復蘇醒只今四肢唯骨都不堪事度不三兩月不得復常不免以蚍蜉性命之情再干冒天地生成之造乞除臣江湖一合入差遣免於轉馳或至顛越道上重念臣與趙彥若范祖禹三人同時得罪竄逐二子已為異物不獲親見盛明臣以蠢愚強顏猶在伏蒙陛下前被收用一歲四遷臣非木石實未知報稱之所豈敢眦睨詔除慢不恭命恭惟陛下躬堯蹈舜光宅天下不蔽之福無疆之休是以草芥賤臣敢竭愚衷昧冒再請它日或有繁難任使臣當剡心墮首不愧初筮謹具狀奏聞伏望 聖慈曲垂聽許

臣前狀嘗乞太平州無為軍一處非是沾激寔出至誠此郡公事少可以養疾圭田厚有補家貧臣以兄弟流落六年婚嫁多失時節今日得此於臣足以辦事非持朝廷尚記姓名臣不敢昧冒如此

解經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孝者所當尽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孝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及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黜補剝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領會恐於義終不近也近世孝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伯孝者尽心故多自得晚孝者因人故多不尽心不及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曉析詰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孝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孝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孝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孝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期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彫開在聖人之門

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彫闢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子欲於菽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孝弟之說不為不久豈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子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為哀已忘而強勉為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已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唯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為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於歸繫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曾不知者以為為肉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溥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未能遠過溥于髡也楊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群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由孟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己者

莊子內篇論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鯁臆之大鳩鷄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

能逍遙唯躰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
噫氣方竅殊聲吾是以見万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
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
之勢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
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
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
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
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
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
者不可以為衆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
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糝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
十六篇者解剝斯文尔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
周為齊物之書濬濬以至今悲夫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
為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効在前雖我不能不怒退自首不
肖之狀在子躬者其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持己之冰猴而治人之
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欬涪翁曰然有是
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
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乎首陶淵明為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
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之善遇也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
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傳

董隱子傳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其醉連敗
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其面有孺子色視衆人
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笑也或祈嚮願聞其方
則曰無能乞亦無它言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晚得之與
為禮甚原為置酒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
矣孰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瘠瘡如瘡蓄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

隱子為和齊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煮丹砂期未至語不聞
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曰治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之一盃酒行
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留盃語旁乞人去至數日客見
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不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